PL
2685
Z5A4
1793
v.2

LIBRARY
AUG 25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蘇長公尺牘二卷目次

吳郡黃　始靜御偶綾

二卷

與曾子固　與楊元素
與上官長官　與人
又與楊元素　答寶月禪師
又與寶月師　又與寶月師
答通圓秀禪師　答上官長官

與王元直　與巢元修
與子明兄　答趙昶誨之
再與趙昶誨之　又與趙昶誨之
與蹇序辰附其二　答濠州陳章朝請
與徐得之又與四　答程彝仲推官
與彝仲　與景倩
與趙仲修　又與趙仲修
與孟亨之　與何聖可
與毛維瞻　與清隱

與王文甫　與王慶源
與佛印禪師　又與佛印禪師
與楊元素　答賈耘老
與耘老凡三與　與開元明師
與開元明師　答王定國
與定國　又與定國
答靈鷲遵老　又與靈鷲遵老
與楊康公　答王慶源
與鄉人　與楊元素

與潘彥明　與潘彥明
與王慶源　答佛印禪師
與知縣　又與知縣
答劉貢父　答李方叔
與王慶源　又與王慶源
與范蜀公　又與范蜀公
又與范蜀公　再與蜀公
與楊元素　與張太保安道
與李端伯寶文　答李元鈞

答史彥明主簿　與子之姪
與楊君素　答龎安常
答李方叔　與王定國
與李端叔　與范純夫
答劉元忠　與陳懿叔
與趙得麟　又與大覺禪師璉
與大覺禪師　與大辨才老
與承天明老　又與承天明老
與佛印禪師　又與佛印禪師

再與佛印禪師　與孫正孺
與王元直　答楊禮光
與吳子野　與李公擇
答王定國　與王師是
又與黃師是　與子由
與郭功甫　答孔毅父
與米元章　又與米元章
與米元章　與米元章
又與米元章　再與米元章

與趙德麟　又與趙德麟
與辯才禪師　與范純夫侍郎
與范侍郎　與明父權府提刑
與孔毅父　與范純夫
答李方叔　與鞠持正
又與持正　與人
答楊濟甫　與子安兄
與錢濟明　與黃元翁
答劉無言　答吳秀才

答張嘉父　答參寥
與參寥　又與參寥
答王商彥　與陳天倖
又與陳天倖　與程正甫
與程正甫　與正甫
與正甫　與正甫
又與正甫　再與正甫
答王敏中　又與王敏中
再與王敏中　答王莊叔

與衛守周文之
又與文之
與封守朱朔淸
與李大夫
與周文之
又與文之
與八
與惠州都監
與林濟甫
又與濟甫
答劉元忠
答王敏中
答程全父推官
又與程全父推官
又與全父
再與全父
又與全父
答陳承務

答程天倅　又與程天倅
與楊子微　又與子微
與僧隆賢　又與僧隆賢
與元老姪孫　又與姪孫
又與元老　與范元長
又與范元長　又與范元長
又與范元長　再與范元長
與范元長　與范元長
寄范元長　與朱行中舍人

與歐陽晦夫　答南華明老
答錢濟明　又與錢濟明
答蘇伯固　與寇君
與錢志仲　與人
與宋漢傑　與胡郎仁修
答虔人正彥先生　答蘇伯固
答胡道師　答范純夫
代夫人與福應眞大師　答姚秀才
答寶月大師　與道甫

答錢濟明　又與錢濟明
答虞明畧　又與虞明畧
答孔毅父　又與孔毅父
與錢濟明　與錢濟明
又與錢濟明　與徑山長老惟琳
又與徑山長老　與道甫
與孫子思　與胡道士
答龜山長老

蘇黃尺牘二卷目次終

蘇長公尺牘二卷

吳郡黃　始靜御偶箋

與曾子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

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甞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哀惻之音闓闓睪睪靄然奕然仁人孝子之念令人屏息欲涕文之以至情動人者此也

再與楊元素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菓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往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叅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前公贈元素有云天涯同是傷流落且云六客者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元素與子也此時復得一陳季常安得不急爲良友告哉

與上官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敎作詩旣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惜哉

一能寫景一對景而不能寫兩人境界自別却從數語中描出無限寄慨多難畏人減却拔公一生無數綺奇文字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其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進退惟谷
奈何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
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以言語罪人便覺天地小如芥粟更以文字罪人
直滿天地皆荆棘矣數語寫得咄咄可畏鄒南臯
慰湯臨川云茫茫海宇何至不能容一若士悲夫

箋注二字下得隱痛如作詩本屬無心而爲讒口一解便生罪過如九泉蟄龍聞韶忘味皆此類也

又與楊元素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草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來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兮之子欲賣荊南頭湖莊

千去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況亂尊聽負荊不了也

坡公嘗云行年四十方曉作家此亦其一也然俗事浼人却寫得如許雅雋乃知名人手筆固自不同

抱橋（抱橋柱而濯浴牽纜索而放船言小心無失也）迤邐還（猶言陸續也餘價可陸續還彼）問看（告公爲我一問看）負荊（古人有罪則負荊條而請以俟鞭朴之意）唐

與陳體樂宜德彰
彥寺丞皆同時人

答寶月禪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人石碑額見用悟清持書往安州千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文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

硯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逕塵涴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啟草草

索書如索逋大敗人清興固也然今人稍學塗鴉便大署其尾云某日某人漫書而波及不欲寫作文作書人姓名以爲大雅何也

又與寶月師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遊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髪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淸師口陳此不覼縷

昔人中夜聽梵唱聲曰此必墮落來者其音先悅而後悲讀此亦有凄然末路之感

遊禮龍游習於禮如遊於藝之意　放停罷官停假也　岷峨蜀中二山

又與寶月師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且爲作記公亦欲附道子以傳耶妙迹如生四字寫得鮮活

答通圓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喻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聖山不之見耶不謂

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茫茫塵海半生爲所覊絆日欲解脫而無由坡公尚不能一力勘破何況我輩王山史東干寄菴云吾與足下種竹碧雲溪畔朝夕灌漑不見其勞而意則甚適也僕孤寥日廢衰病日增徜徉山水以度餘年可自謂無患與人無爭不意復爲弋者之所羅覗其冥冥飛鴻惟有顧六翮而自傷者何時作

華山老圃看黄花晩節香也歸田一語令人酸鼻矣

答上官長官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讐喜莫知所從得伏覩書詞博雅純徤有味其言次観古律詩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没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素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古人推與每過於厚歐公與劉原父云得介甫新詩數一篇皆奇絕此道甚不寂寞故相告袁中郎上馮琢菴云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才人自有此一種眞性知坡公驚喜二字非屬假面

不緣卽無緣

與王元直

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中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錫宗支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庄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言下悽然存道奄忽使我至
今醱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許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居錢塘日元直與仲元眖秦少遊來訪會作五絶
句送之云二人一日同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
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元直已還眉山故作書訊

候耳、

瑞草橋指王慶源以恩榜得官居瑞草橋曾從坡公求紅帶公作長篇併帶贈之

與巢元修

日日望歸今日得交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笋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殊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邀天倖

主兩瓢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宦轍飄流近故園而自喜東坡雖歷雪堂尚存元祐六年館東堂閣懷舊云夢覺還驚屧響廊故人來灶影前吞鬢鬚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遂良帖中有云即日遂良鬚髮盡白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川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遊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予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常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虫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君猶眞云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

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胸中廓然是眞正自得境界弇州晚云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入茅舍不將一物自隨胸次湛然此樂不可易得亦不易傲

答趙昶誨之

性嘉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大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再與趙昶誨之

南事方興討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何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與趙昶誨之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麋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瀆

瀆藤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黄人元不出仕而已

無心肝者不知利害直愚人耳其流極則爲委靡不振遒用賢云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委蛇勿過激取辱至事涉關係則曰須從容隱忍以俟後圖其究不過一依個混同而已

與蹇序辰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嘆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輙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當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噱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善人固可親未相知不可急合一握手間亦有時
命升降之感許村所云片帆飽風而南直造物限
人耳

答濠州陳章朝請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兩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獨中間遂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
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
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

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遊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知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覆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如○是○）復作而已（○便○可○）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淋漓感激詞旨惝怳猶記有爽言方今天地氣閉

一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情無事優息微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嗟乎嗟乎

一與徐得之

踰年相從情同骨肉作止[illegible]

居佳勝爲慰今日離此不甚悒悒不知趨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昨日已別情悰悵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

欸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鳳洲云分袂時悲惋知千古河梁尚爲幽莽讀此

應難爲情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是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賀物甚雅善頌且善禱矣曾見王丹麓致范吏部

云聞先生充問之慶欲借同人致書稱賀忽錯寫

弄麞占韻効顰寒措大贈人只此長物亦韻

又與徐得之

定省之暇稍葺間軒簞瓢雖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羲皇上人

於外也閭中多異人隱居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秀絕

得見斯人乎僕亦衰老强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肩公云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

秫酒新香張翰翔亦云荔薜可衣一不羡繡裳薇蕨

可食不食粱肉貧賤散可以逍遙念此令人神思爽然

答程彝仲推官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寄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宗子相公酒酣作賦句雲滿天聽鳴雁之來翔把

梅花而嘆息吾篇食湖江山共留而得之言如有
眞境

與夔仲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兒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公曾與夔仲云、十年困新設兒女爭捕影謂王介

甫三經新義也多言性命之說學者謂之新經故曰捕影反不若僧佛語尚可解嘲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能期我於度外也

周獻臣會云天涯兄弟眼前肝膽竹下清風樽前明月劇飲放歌至歡也出之坡公便成灑脫

與趙仲修

瘡病不往見而亡人數舊屢存車馬感愧不可言雨
涼切惟起居佳勝且夕當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噱
短札耳其情縷縷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媪對啜也

經甚

丹經云食穀者智慧聰明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始知淸虛中自有至味併麥飯笋脯亦覺多設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楊升菴云昔人問蘇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常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以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如此方可稱篤老不衰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記唐六如除夕口占一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清閒無一事竹堂寺裏看梅

花閒此忽憶此詩

宋謙父詞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青溪松菊栽交滿客來便住隨意家常飯若肯小流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與清隱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宗子相與張功甫云弟學書念切紅塵計政亟夷

天台之上有丹灶在焉何時謝擲黄庭暮飡綠雲

浮世紅塵有何佳況一脫纓絆便是登仙矣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黄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泝汴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言之乎邑）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嘆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

昔人云一官竟同傳舍東西南北任其所之湯雷
林謂荀公若云友人把臂身繞氣色人生有知已
耳安能化一寸眉面入項下齷齪耶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三疏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

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賀三子學術成就揣草
橋梟木成陰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絶方作舟
行何時復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
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李石守謂門人初入仕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
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
進可退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與佛印禪師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怍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謦欬徂深馳仰

好○景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入船相送益用感怍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兩札清勁絕不入野狐套語自佳

王百穀寄恩公云法帖見詢茂由一答瞻望京邑悠悠我思雖浮屠無桑下之戀然我輩未免有情某齒髮漸衰浮沉世諦東塗西抹如蜂粘蛛網安得借吾師鉗鍾力令蓮花一朵生火坑中耶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明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會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佳○筆○好○）觀

三事莫有層次三處各有商酌此外不增一字甚古、

答賈耘老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専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任見萬萬自愛

中年相魁怨作揩語亦是滑稽後逕石圖云今雙

耶、

與耘老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呈未送相予來揚州

流離顛沛後思一刻安閒便如天上荆溪終老非浪語也王元美柬李維寅云僕弛擔鄉并弁園泉

石具體而微春來花事日新茗香釀美倦遊則眠眠足則起誠不知老之將至況一官哉

與耘老

久旅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且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千古敀語曰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任實仲云日坐甕牖情況寥廓思足下披襟霄漢

粧于雲烟下祓巖壑矣吾蟠蜓得見偉人亞有此景

與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戲筆亦有奇想紙窓竹屋𥇥無晨炊出此讀之脩然若飽

與開元明師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塞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還南也

古語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勿廢此志正是精進法門

與開元明師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之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付之得宜是大布施法佛原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邱身各各隨緣不相混濫此如來之教也則羅漢身亦豈可混濫耶

答王定國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庄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楊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公寄安國詩落句記取北歸攜過我江南風浪雪山傾謂其自南江赴任也當在常州者爲子上樓霞則黃州矣

禦寇之術惟絶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晩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豬魚蒜遇着便喫生老知命

之後知此

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願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其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

先帝痛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于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感念舊恩忽焉雪涕神宗曾讀公詞至我欲乘風歸去高處不勝寒曰蘇軾愛君則知公者獨先帝耳按定國名鞏曾因公謫賓州州多瘴故以驅瘴慰之有巖藏兩頭虺瘴落千仞翼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良朋慰藉已見乎詞

又與定國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蒙囑間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輕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
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留意也
能使拙目見嗤方是好詩蓋可以追配古人者拙
目必嗤耳公謂定國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
誰念此翁可以叅杀

答靈鷲遵老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
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使既已倒持輙當逆化呵呵

又

叠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得此妙諦何必更以拂子弄人

與楊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閉戸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毛蓬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處刿作詩今日忽此淮口遇風一宿料有可觀
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寫出一幅孤舟遇雪圖

答王慶源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踔矣五五哥五七
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
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
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見

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聘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寫景曠辭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爲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身世已如秋落葉文章恰似聞黃梅此中悶悶終無是處

與楊元素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此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讟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端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知故舊皆以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嘆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冗遽不及詳

王半偶與施守云公遭吏議悠悠之口曷其有極直以西山爽氣消之武夷之雲其狀千百蒼狗白衣直須與耳昔人明珠薏苡似耶非耶請以醇醪一斛消之所謂何啻蚊蚋也

與潘彥明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頎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會與葺乎若果有亭樹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illegible]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灾患且喜無事屈眞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袁中郎柬張幼于曰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邱壑割斷塵緣再不小艸入世矣以東坡起以東坡結不可令之荒蕪言下淒然

與潘彥明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其老病還朝不爲久
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
日而去言之悵然乍熱千萬保愛

與王慶源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丈脫屣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擭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聞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言之鬚眉掀舞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蕪澁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覺灑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若寒爲衆自重

老大徒傷悲于此益信鋤治二字有精理

與知縣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毋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且夕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與知縣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視切視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慨慷飄忽令人幽曠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貴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閑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屠赤水云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霞耳所謂世間閑身事者何在

答李方叔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手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幸照察

公自敘云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生平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目五色按年譜元祐三年知貢舉意必得廌以冠多士後過

章程文大喜以爲此薦無疑遂以魁列及拆號乃
程也而薦覓下第則富貴有命不信然耶

與王慶源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月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
職北扉皆出奬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
屨爲江路藉艸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国恩深重憂責
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
丈與丈人及諸侄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淸貧難堪
然熬波之餘必及鴒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

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此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百凡粗遣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

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

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

之何

念念不忘瑞草橋提壺藉草正所謂白髮歸心誰

說與古來惟見兩疏賢也

與范蜀公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頹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莊重懇摯固是對蜀公語

又與范蜀公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絶意軒冕然猶當强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强暫起以慰二聖之望翻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眞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啟區

區萬一

秘笈云陸平泉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趙公錦曰陸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重爵祿之臣李公巳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直是兩篇大文字然看來畢竟是不愛爵祿的高人一籌

再與蜀公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

而况姻戚之厚悲惋何量丈人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王焯慰胡權可云有生緣即有苦趣如晝必晦明眼人炤破委爲四時之序知卜商之淚爲無益愛根難拔請以慧劒除之公此書更進一層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詳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兄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益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談言微中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以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
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爕和之數日有

旨與言者數君皆倪供職明日皆當見益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偏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俯仰是熱官人第一伎倆不善習此無惟其紛紛

與李端伯寶文

自附啟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

鎮宿殿廬未及奉狀

一書想見鎮靜之花、

答呂元鈞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相顧避罪是何等世界楊椒山有言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張拱端揖吶吶不吐以懷天下事昔

人謂同于婦人已自可恥況今人所行乃婦人不
如何。
答史彥明主簿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
少道宛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吳陸景與從兄云夏日層峦秋江迴月綠字可得
白雲終間川塗修曠心傷淚灑屠赤水所為既嘆
癸雖復傷遲落兩皆有之

與子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讀得芝蔴通鑑便堪應舉今人併不知芝蔴鑑爲何物無恠塲中問史傳事無人詳答也宋時已然何況今日

與楊君素

奉别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宣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

身心空閑是入道第一造化法層赤水謂人有三種累一爲身口二爲眷屬三爲功名累天下人壯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却不過

了一世楊慈湖云人生一世只忙了一場便休言之可憫

答麗安常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細思浮脆二字令人惕然四大孱孱太非金石况六慾七情日煎夜爍能不危哉王半偈會語梁伯龍曰足下尺五虬髯白如霜尚沉酒慾海以爲羲和之輪未駛更架策耶

會記眉公詞云紅顏雖妖精氣神三寶都被野狐偷了眉峰綴腰肢裊濃粧淡掃弄得君枯槁曠發一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病魔纏繞空去請醫禱房術誤人不少這煩惱自家討填精補腦下手應須早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答李方叔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

重其不幸承示論但有愧汗耳

子由曾有書規公曰天下論兄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者耶意此想亦有悟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氷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子由簡大駡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

口大罵之固應耳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徒發一笑張十七必坐幸仰意

澹字深得酒懷浮于郎墮珥遺簪直白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輙封呈并畫納上

似不許畫而畫理已具

與范純夫

三辱示喻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以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却之而非不恭

答劉元忠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

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黄恭却寫一絶句納上不訝不願足下有此名號是朋友相規意

與陳諡叔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亦假数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近休之計耳吾弟洎績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袁中郎云抱情甚于抱病傷飢惡于藥餌不佞恨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始知暫病亦未爲不可、

與趙得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畧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同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欵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彩雅

重一時平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
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安全老僧正以完仁廟餘蔭知大體者如是

與太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且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凋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比來時尋從辯才遊老南屏實有所警發

不待一見老師更與錢塘也歲暮山中與諸君一[illegible]
衆自重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不許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他時定販賣我夫公之鑽磨亦欲爲販賣料耶一笑

又與大覺禪師

要作宸奎閣記近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竊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

節竊望仔細録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待者
齋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别作一碑首如唐以前
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
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
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
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今知事僧依此
位置亦自楚楚

與大辯才老

尋入來辱書伏承法體　家甚慰想宿留山門盡敘長

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illegible]

王龍谿云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一法即五濁世界爲道場衆生心行爲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忘無所忘燕坐湛然已幾三昧

與丞天朋老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旣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旣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此謂禪喜百丈山涅槃和尚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吾爲汝等說法衆既開田歸謂宣說師徒展兩手無一語亦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倍高歷也未緣展晤引

跂尤劇

未知半偈、輒坐講壇、當從大愚助下、奉以三拳、印

公退席雲臥、正是維摩無有言語文字、

又與佛印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長廬劉崎名歷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達摩云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不識四十九年衣印何在固知四大皆空莫向金山饒舌

再與佛印

塵勞衮衮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徑而聞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寘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杜祈公狀元及第後偶游深山見茅棚中一老僧

蒲團枯坐問訖背告以姓氏僧曰不知又告以茂
第名數僧亦曰不知遂恍然自失坡公喜極之言
不覺告之佛印不知印公如何裁答

與孫正孺

某頭從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濶遠無他囑惟
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人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
少着花艸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落落是醉後語頗健勝昔頗自幸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眷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悵悵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捃摭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捃摭無獲小人落得爲小人言之可發一噱

答楊禮先

久濶遼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欲
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領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錢文薦與黃貞父曰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聿云暮江光雁影寂寥堪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如何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碑以傳實卽瓦屋小事亦必徵信今人則不爾爾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爲自愛

王維楨簡友云頃奉光儀甚慰夙昔顧客心爭路蓬蹤易轉奈中懷怏怏何舟行如在鏡中薄暮月出浮雲閒之使者奉公之命護行甚謹謹此泐謝

答王定國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人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勝也

妙喻

國手棋不必大段用意自是至論然躁心乘之便

至失着曾記能逆之崗與陳志叢一豈云僕自甘廢棄久矣一從追逐無復世情幾載與桑苟活性命不圖公朝候獎遂及廬甫早夜思維但深慚悚況以一盤全負之勢而冀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群公苟且久以爲安九重寬緩急於迅不問似此光景每卜所終由是觀之終非國手

與黄師是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

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且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愼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朱太復與吳虞卿云足下復爲啇瞿耶遠傷我心今痛當何如好自遣西河喪明東門不哀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間惟賢者能處之耳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
近日安勝兒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凡變
矣遭値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
昌行有日矣適値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
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
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忘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
決不靜耳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
人相喜久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適

年行役且此休息乃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
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慨然欲悲）
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
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
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
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
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
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
辭之與迨過[illegible]

悼嘆冀望情事婉曲直是家庭真摯之言

與鄒功甫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饋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之人修

寫乃以手備爲謝悚息

陳雲浦云鄂渚寒宵酒卮茗椀良晤殊出意外丁暄謂黃淳父云山中流霞可飡清泉可濯元芝之可茹白鶴可招第惜黃徵君被白雲隔斷耳二柬頗相似

贊米元章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闊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

如我輩贖贖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灘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也

小憩也洞水汚瀆一洗……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閲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

是怕熱情景

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且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與知己書固如此周摯人言米芾痴請質之子瞻以此言之當不痴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衡月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遼㳂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何可酒二壺迎學生卬頭

文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開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謹讀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懷抱蒼茫。流愳何極。大都離愁別緒總在筆底。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

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鄉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六省更得少接清遊何幸如之惟千萬保重

樹頭鳥語梵音可和欄落惟石禪影須參弄緣未了何時得大解脱作拈花微笑

與范純夫侍郎

到須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蹶踖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二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每愛達者可仰其多[illegible]

顏入淮矣不克一别臨書惘惘

宣城吳仕期上張江陵書曰寧爲天下第一品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海江峯謂斯言誠可龜鑑忠宣人品是第一疏亦何論官職耶

與范侍郎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年歲灾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

江山留日忘歸非又赴任也

王龍谿語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中隨地超逸便能絕塵而奔得意之地能長人志氣亦能消人善根可止則止何必更求小郡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罪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譴遣還府今日留一餉晚遂發去逾遠左右回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顯[illegible]